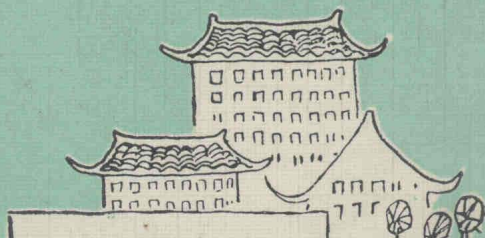


臨溪樓文集





福建省顺昌县图书馆

※

福建省顺昌县图书馆资料室编辑出版

(内部交换) 封面设计: 陈诗豪

字数: 105000字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1983年7月顺昌第一次印刷 印数: 2000本

扉页画: 朱志荣 字: 叶宇飞

目

录

时 和 弟

前 言	1
-----	---

• 文学 •

王 平 平

王 平 平

水妹子 (小说)	3
选 择 (小说)	14

吴 文

市 声 (散文)	28
山街的成长 (散文)	34
风筝又飞了 (散文)	36
海 恋 (散文)	41
山 恋 (散文)	46
鼓山印象 (散文诗)	49
武夷采风录 (文艺短评)	52
军医中尉 (小说)	57

郑茂高

蜜蜂计 (历史人物传说)	66
--------------	----

施昌寿

燃 烧 (诗)	74
追龙记 (民间传说)	75

柯 干

民歌二首 (女儿出嫁难·彭军来到我家乡)	80
----------------------	----

陶家明

竹野流思 (散文)	84
林区小火车抒情 (散文)	86
乡路印象 (诗)	90

水碓的故事 (诗)	94
富屯溪的黎明 (诗)	96
高中良	
财主与棺材 (民间故事)	98
黄德聪	
歌声动海色 豪情满肺腑 (评论)	108
从个人哀叹到为人民呼号 (文艺随笔)	115
奇与涩 (文艺随笔)	117
榕城诗赞 (福建诗话)	119
诗中科学 (福建诗话)	126
朱熹的读书诗 (福建诗话)	121
温 泉	
小 溪 (诗)	124
傻瓜蛋 (诗)	125
绿邮包 (诗)	126
蔡长江	
卖肉记 (独脚戏)	128
· 经济 ·	
庄文珂	
预算包干初探 (经济短论)	134
林长祥	
论出纳工作 (专论) (与庄文珂合写)	140
后 记	148
· 附录 · 《武夷笔会》	35
我是一颗流星	138
朱熹和在顺昌的学生	147
省《通俗文艺》创作讲习班	106
妙哉, 笔架岭之雾 (散文) (新人作品选) (陈登锦)	145
文人聚会 (照片) (杨炳辉摄影)	82

前 言

深山老林正是小溪大河源头，偏远县城焉知不能藏龙卧虎？不敢说这小册子囊括本县人才佳作，只愿意搜集作者们创作的部份文章以作地方文献。图书馆本有此项任务，却夙愿至今方得实现。此是良好开端，今后但愿能陆续汇编作者们的此类呕心沥血之著作以利本馆长期保存，传之后世；扬地方之光彩，颂民族文化之传统，此是编纂此书的真正目的。

但本书只局限於文、经；且限於篇幅，只收文联各协会会员少量作品以及会计师、农经师之著，并且是散见於省级以上或较有名气的地方刊物上的。相信不是作者的代表力作，却是作者的个性文章。有的作者有长期写作的历史，由於众所周知的原因不曾保留过去的剪报，一时又难搜到；有的文章从前曾喧赫一时，现在却又不太适宣传诸后代子孙的，只好忍痛割爱。这算是本书的编辑凡例了。

根据本馆不完全资料汇编的这本小册子受到本县各级领导的关怀与支持，只是编辑水平学识都过低，因而差疏难免。为此，还待兄弟馆及有识之士指正。

编 者

1983. 7. 1.



王 平 平

王平平，三十三岁。福建南安县人。顺昌县一中教师。福建师大函授部中文系五年级学员。

一九七八年开始在“福建文艺”、“榕树”（文学丛刊）等刊物发表小说、散文、剧本十余篇。一九八二年三月被中国作家协会福建省分会吸收为会员。

小说《选择》获《福建文学》一九八〇年短篇小说奖。《水妹子》获《福建通俗文艺》首届农村题材优秀作品二等奖。

水 妹 子

我们年轻人爱打爱闹，喜欢谈恋爱的事。听过一些朋友议论：城里的姑娘有文化、见识广、懂得爱情，谈对象的方法很高明，会用各种巧计考验你对她是否忠诚，这种恋爱谈起来真够味。乡下的姑娘水平低，五大三粗，没有主见，不懂得爱的价值，只要有钱有地位，她们会成群地追逐你。对这种看法我不敢苟同，我发现农村姑娘的心十分善良，有自己表达感情的方式，对爱的追求更真挚纯朴。

年轻的朋友一定会问我：你了解她们，和她们谈过恋爱吗？这倒没有。不过我曾经爱慕过一位农村姑娘，她的声音象一只百灵鸟，清脆响亮；她的心象小山溪里的流水，清澈透明，而又纯朴可爱。

—

那是三年前的初春，金桥重修，要搭一座临时浮桥。我奉命到山里调运一批杉木。杉木十分紧张，费了不少周折，才在一个社办伐木场弄到一批八米长材。工人们用板车把木材拉到小山溪边卸下，准备运齐后，春水到时让木材顺着小山溪流下去。

我独自搭个草棚在小山溪畔，收拾他们运来的木材。山里的气候变化无常。一天夜晚，突然雷声大作，雨注如流。我借着闪电一瞬间扫视一下溪面，只见河水陡涨，漫下来的

山水冲在石礁上，发出轰鸣的响声，正是放材的好时机，工人们披着蓑戴着笠迎着风雨唱着高昂号子，把沙地上堆叠的木材推下水去，下水的木材随着湍急的溪流漂浮而去。流去十多里远，就到了宝山峡，那峡上筑有一道河坝发电，冲下去的木头一定会被拦在坝上湖里。

第二天早上，我们来到了宝山峡，果然木材都汇聚在坝内水面上。我撑着竹排把木材点了一下，少了三根八米长材。我吩咐其他同志把木材继续放下去，招呼一下余胡子，便转回去寻找。

我们俩沿着溪岸去寻找，拨开芦苇竹枝，穿过灌木林。寒冷的山风轻轻地吹着，乳白色的雾从山谷中飘浮过来，把山野笼罩得浑浑沌沌。我招呼一下余胡子，停在河岸大树下歇一歇，等雾散再走。突然，一阵粗犷宏亮的山歌声，透过蒙蒙的雾气，从前面传了过来：

大河涨水浪淘沙，
鲤鱼随波舞彩霞，
哪得红鲤跃龙门，
哪得小妹来当家？

那铜锣般的嗓音刚落，河岸边又响起一个女声应和，

大山青青出好茶，
春风吹来绿叶发，
要喝香茶快来采，
莫等枯叶落山崖。

多么委婉动人的歌声！我转过头来。顺着传来歌声的方向走去。此时，风势聚然一转，茫茫的白雾散开了。小山溪显露出蜿蜒曲折的身影，我踮高脚尖一看，小山溪拐弯的石崖上，一个美丽的姑娘在捶打着衣裳。一定是她唱的！我忍

不住高声喊道：“唱得好唱得妙、再来一个要不要。”

“你这小子多管什么闲事。”不远处一个铜锣般嗓门的声音朝我粗野地吼了起来。我吓了一跳，转过头来，发现竹丛边立着一个五大三粗的后生家，十分强悍强壮，二道又黑又浓的粗眉紧挤在一起，双眼仿佛要喷出火来，威严地盯着我。这个家伙心胸未免太窄狭了。山里的风俗我怎不晓得，莫说是唱山歌打诨，就是结过婚的妇女，和她们开开玩笑也无伤大雅。余胡子看他气汹汹地右手按着插在右腰明晃晃的竹刀上，怕生事，扯了我一下，要我走开。这时姑娘站了起来，转头看了我们一下，她穿着洗的发白的花布衫，身材苗条。一条长长的辫子倒盘起来，神情明朗而柔和，双颊红喷喷地焕发出姑娘那种特有的青春美。特别是那双眼睛，又黑又亮，简直象两颗黑葡萄。多美的姑娘呵！看着看着，我感到脸上热辣辣起来，这里山迷人水迷人，连喝竹根水长大的姑娘也是迷人的。

余胡子催我上路。他是个快活而饶舌的汉子，黑瘦瘦的，长了满腮胡子，几天不理，就似上肥的韭菜，又粗又长。他经常在这一带走，沿岸山村里的姑娘的风流轶事他都懂得。他指这位漂亮女子的身影对我说，她叫水妹子，是方园百来里出名的美人，会说会唱，活泼伶俐，害得许多年轻的小伙子私下做了多少相思梦，刚才发火的黑脸膛后生家叫牛牯。上山下田，般般活儿都上手，很能干，就是脾气急躁，听说天天缠着水妹子。听到这里，我脸上不由浮上迷惘惆怅的神色。

余胡子仿佛是看穿我的心思，含笑而故作神秘地说“听说她们俩还没有眉目，你是个拿国家钞票的票子；只要肯，山里姑娘那个不会跟着你！”

我笑了笑，没有应声，和她沿着河岸拐过去，迎面是一道很深的峡谷，小山溪沿着山势从谷底穿流过来，岸边都长着密密麻麻灌木荆棘，人穿越不过去。

山谷边有个渡口，放着一张小竹排。这里人来往稀少，河道又窄，这张小竹排是行人自己撑渡的。余胡子解开缆绳跳上去，我拨起竹篙，往青石上一磕，撑着竹排，逆水驶去，昨晚大雨，今天早上的水势还很急。竹排撑到崖边，有一块大礁石象一头戏水的老牛横躺在山溪中，河道又陡，水头很大。我手中的竹篙被夹在石缝里，一下未拨起来，竹排被水浪打掉了头。我手中的竹篙一松，人打个趔趄、竹排一翻，二个人都掉到水中，我们俩忙爬上大礁石，蓦然，岸边山林里有人用铜锣般的嗓门喊道：“喂——为什么穿棉衣下河洗澡？”

是牛牯喊的。他喊罢，哈哈大笑，搞得我们俩很狼狈，心里也很恼火，蹲在这礁石上又冻又冷，正要手拉手涉过去，忽然岸上传来甜润的声音：“那里有个深潭，等一下。”

我回头过来，是水妹子喊我们，并挥手示意我们别急。她拿着一根木棍把竹篙钩过来，握在手上，往岸边一撑，体态轻盈地跳上打横了的竹排上，拨过头来，我们跟着跳上竹排，真怪，竹排一到她手上，竟驯服极了，在湍急的溪水里象一条摇头摆尾的鲤鱼那般轻巧灵活。拢岸后，她抹一下溅到眉心的水珠问：“你们来干什么的？”

我把寻找木材的事讲了一下，她打量我们一眼，不知什么原因，竟埋头深思起来。

二

我们俩沿着溪岸寻了一遍，三根长材还是无踪无影，肯

定是被人偷走无疑。我们找了附近村子的大队干部，请他们协助支持。他们很热情，帮我们写了几张告示，内容是有人来报告这三根杉木的下落，奖金20元。偷者如能坦白，既往不究，否则交司法部门处理。

我们走出大队部，天黑了，身上湿衣服冰冷冷地，冻得牙齿咯咯地响，肚子空荡荡的，饿得挺难受。路边有一幢用石卵砌围的小院，我们俩走上敲了门。一只黑狗冲出来，高声地吠着，从台阶上扑下来。

“是谁？”里面传出了似曾听过的声音。一阵脚步声传来，门嘎地一声拨开了。一个身材苗条匀称的姑娘用手遮着煤油灯火，站立在门扇边。

“呵——是你！”我惊喜地喊着。想不到是水妹子的家。余胡子露出笑脸，告诉她，我们俩要想借个地方住几天，房租照付，木头找到就走。她睨了我们一眼，把她阿爸请出来，她阿爸看过去五十来岁，象许多山里汉子那样，淳朴敦厚，深棕色的脸庞挂着笑意。他用饱经世故的目光打量一下我们，略思片刻，点头表示同意。

吃过了饭，我们被安排在左厢的房里。水妹子拿着火笼来为我们烤衣服，饶舌的余胡子故意扯谈起我的身世和各种情况，要引她注意。她生着炭火，一句也不搭腔。她阿爸捧来一壶家酿的糯米酒给我们御寒，好客的山里人热情的招待给我一种宛如归家的感觉。夜里，我翻来复去睡不着，眼前不时地浮动着水妹子那双又黑又亮象黑葡萄似的眼睛，桃花般红艳的笑脸，脑际里编造着许多美好的梦。不曾入睡的余胡子翻过身来，含笑靠近我耳根问：

“少年家，是不是被相思棒打到、睡不着？”

“别乱扯了！”我愠怒地制止他。

“男子汉脸皮怎么薄得象纸？对她有意思就直说嘛，害了相思病，比癌症还难治哩！”

对这个多嘴而热心的汉子，我真有点哭笑不得！让隔壁的水妹子听到，多难为情；此时，屋外的公鸡高声啼叫，天快亮了。

我们连续在溪岸周围寻了二天，还是没有发现失落的杉木踪迹，回来时不免感到沮丧。水妹子一见我们回来，就忙着端来热火，捧上茶饭，和声细语地宽慰我们。不知什么原因，一听到她那甜润柔和的声音，满肚子不愉快的情绪，竟然在一瞬间云消雾散了。我暗自思忖，若能和这位温顺、美丽的姑娘生活在一起，将是莫大的幸福。

我想找个机会试探她的心思，又没有勇气。第四天夜晚，月光如水，我吃过了饭，沿着弯弯的山溪畔漫步。当我正沉浸在溪声水色之际，蓦地，月下的山林里传来“咕——咕——”的声音。夜里，那来的鹧鸪声呢？正疑惑间，身后传来一阵拨枝弄叶的声响，转头一看，是水妹子拨开竹丛从溪边走过来。莫不是她家的鸭子还未归巢，她寻上来？

我加快脚步，想帮她寻找，正要开口喊她，忽然，鹧鸪的叫声又从不远处急促地响起。水妹子听了一拐入山间树林里，我怀着好奇心尾随去一看，水妹子的前方，密密的树林里闪现出一个膘悍的男子身影。原来是牛牯，他笑呵呵地大踏步向水妹子走过来。水妹子凝视着她，问：“你等了很久了吗？”

“天没黑就来了。”牛牯含笑回答。

“你真性急！”

“咋不急呢？订婚钱我已经有了，你说什么时候办喜事？”

“那来的钱？”

.....

望着他们俩边说边走到溪畔的大石头上，面对面坐着，窃窃私语的情景，一阵怅然的情绪情不自禁地涌上我的心里来，坐在树桩上，折根小树枝，很不耐烦地把它折成一小段又一小段！

“扑通”一声，一颗小石头丢进水里，我仰起头来，看见水妹子突然变了脸色，抹着泪水，要回来，牛牯拦住她，懊悔地求情：

“水妹子，你别哭了，饶了我这一次吧，下次我再不敢了。”

“不行，一次也不行！”水妹子不肯容忍的声音传来了。

牛牯哑着铜锣嗓，解释道：“我这是为了咱们俩，给人家知道多么不光彩，我的脸搁那里去。”

“那为什么要做这不光彩的事呢？”水妹子一下推开牛牯，气冲冲地沿着林间小道大步走了。牛牯呆愣地站了一会儿，突然蹲下身，用手捶打自己的脑袋嚎啕大哭起来！

我站了一下，悄悄离开了。这个粗莽的汉子怎么会谈恋爱呢？肯定是动手动脚，怪不得水妹子生气了。

我走近水妹子的家门，发现水妹子还站在屋边的苦竹下，神情迷惘而严肃，象一尊洁白无暇的大理石雕象。远处，山林里又传出来那铜锣般的声音：

“喝蜜喝错辣椒汤，
拔稗拔错嫩禾秧，
听了妹的贴心话，
肚里无刀也断肠。

.....

三

天亮了。

门外仿佛有人敲门。我迟疑了一下，声音又响了。我把门把开，原来是水妹子。

她脸红红的，长长的睫毛闪了一下，神色很不自然，好象有什么难言的心事。她站立片刻，嘴唇微微一张，正要开口……

“水妹子，猪母跳出栏栅！”她的父亲在后院高声呼叫着。她转身就跑过去。

吃过了饭，我和余胡子准备动身了。水妹子走过来，手里捏辫梢，踌躇一下，轻声地问：“你们什么时候走？”

“木头找到马上走。有什么事吗？”

她没应声，低着头，咬住下唇，脸上露出难羞涩的神色，仿佛要对我讲什么！我感到很奇怪，身边的余胡子微微地笑着说：“晚上回来再谈吧！”

她双眼含着泪水，嘴唇颤动一下，点点头，挎了竹蓝走了。

我们俩上路了。余胡子赶了二步，对我呵呵地笑着，高兴地说：“老弟，快去弄二瓶好酒来谢我这个大媒！”

“咋呢！”我莫明其妙地问道。

余胡子神秘地一笑，告诉我，他和水妹子直接了当地谈过了，水妹子脸红得象灯笼，转头就跑。肯定她是有意思才要找你谈什么，乡下姑娘脸皮薄，不好意思开口。

我听了笑了笑，联想到昨晚发生的秘事，余胡子的估计可能是对的。年轻人的感情变化是难以捉摸的，宛如变幻莫

测的天气一样。谁对一辈子只有一次的选择，都会认真地掂量对比一番的。

下午回来时，水妹子不在家，是不是感到羞涩躲开我，我心里不停地揣摩着，走进室内，目光一移，发现桌子上笔记本上压着一张纸条，我把纸条打开，不错，是水妹子写的，字迹清晰工整，象她人那样秀丽漂亮，我一颗心顿时怦怦跳动起来，读后，却料不到是一封检举信，说木材是牛牯偷的，放在山溪旁石嘴边茅草丛里。好家伙，原来是他搞的名堂，非要狠狠整他不可。

我招呼余胡子去大队部打电话，叫采购站派部车来，一路上，我暗自思量：水妹子敢于检举牛牯，一方面说明她爱护国家的财产，另一方面不是也宣布她和牛牯的关系彻底破裂吗？看来水妹子被饶舌的余胡子一说，果然心动了。我把昨晚见到的事向余胡子一说，他反而闷闷不乐，摇摇头，感叹地说：“我做错了媒，不然，一个乡下姑娘那会这样干脆扯新这根线。现在她要摔掉牛牯和你好，不是就有理由了吗？唉，水性扬花，这些姑娘的心……”。

我明白他的意思。纯朴强悍的山里人十分重情义，在他眼里看来，水妹子敢于检举牛牯，是为了甩掉牛牯，比牛牯截留木材在情理上更说不过去。我耳边又响起牛牯那揪人肺腑的歌声，心里也不是滋味。

到了石嘴岩，旁边茅草丛中果然藏着失落的木材，是牛牯趁小山溪涨水时拖放在这里，采购站的汽车开来了。我们把木材装上车，保卫科的同志也把牛牯带上来。开车时，还没有见到水妹子来。当车子转过山垄，我看到水妹子站在溪岸边，身子靠在高高的枫树干上，手捏拧着辫梢，咬住嘴唇，那又黑又亮的眼睛里涌出一串晶莹闪光的泪花，是对我

的离别依依不舍，还是因为失去牛牯而感到痛心惋惜呢？平日显得粗犷强悍的牛牯，这时却伏在车栏上放声大哭起来。

我向李主任汇报水妹子的事迹。他大受感动，要我写一篇报道稿，说这种典型材料一定会上报的。还要我把奖金尽快送到水妹子家里？我何偿不想快一点呢？不通人情的老天爷偏不作美，昨晚下了一个晚上的雨，今早还不停地下着，我穿上雨衣，上路了。

烟雾似的水云随风翻卷着，群山迷茫，忽而一道电光划破云层，震天劈雳从头顶炸开。大雨倾盆而下。我急忙躲进路边一块凸出的山崖下躲雨。

天地一片茫茫，骤雨如鞭，狂抽猛扫；忽然，雨幕中朦朦胧胧出现一个撑着伞的身影，沿着崎岖不平山道上走来，打着赤脚，脚筒卷起，下身被斜雨打的湿漉漉的，正四处寻找避雨的地方，我喊了几声，她才慌忙来到崖下，当她把伞放下我惊住了，来的竟是水妹子，她看我惊讶一笑，刹时又消失了，脸上出现焦灼忧虑的神色，手中抱着一捆用塑料膜包住的衣服，退了几步。

“水妹子，上那？”我惊喜地问，以为她是来找成的。

她摇摇头，脸上浮起一层愁云。肯定是牛牯家报复打击，落后的群众对她施加压力，以致她冒雨带着衣服跑出来。正想着水妹子仰起脸来眼里含当泪水，对我说：

“下雨天气变冷了，我来给牛牯送衣服，你们什么时候放他？”

“你还没有和这贼断掉……”我吃了一惊。

她惊愕了一下，宛如不认识我似的长长的睫毛眨动着，泪水象不断的珍珠般涌流出来，双唇颤抖着，气愤愤地说：

“我和他……”